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端嚴學真觀拜讀學朝聖讓奏集賢殿撰筆為書禮堂精製部國後登香

食實封晉勳紫衣大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陳紀四 起強圍大淵獻盡 重光單闕九五年

臨海王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袁

樞卒 乙亥大赦改元 辛卯帝祀南郊 壬辰齊上

皇還鄴 己亥周主耕籍田 二月壬寅朔齊主加元

服大赦 初高祖為梁州用劉師知為中書舍人師知

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雖位官不遷而委任甚

重與楊州刺史安成王瑱尚書僕射到仲舉同受遺詔

輔政師知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項與左右三百人  
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  
與尚書左丞王暹等謀出項於外衆猶豫未敢先發東  
宮通事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又受委東宮乃馳  
詣相府矯敕謂項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  
務項將出中記室毛喜馳入見項曰陳有天下日淺國  
禍繼臻中外危懼太后深惟至計令王入省共康庶績  
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王三思須臾聞  
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今出外即受制於人譬如曹爽  
願作富家翁其可得邪項遣喜與領軍將軍吳明徹等  
之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邵當輔安

社稷願留中勿疑頃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今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出以報頃頃因囚師知自入見太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罪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中賜死以到仲舉爲金紫光祿大夫王暹殷不佞並付治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頃雅重之故獨得不死免官而已王暹伏誅自是國政盡歸於頃右衛將軍會稽韓子高鎮領軍府在建康諸將中士馬最盛與仲舉通謀事未發毛喜請簡人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頃驚曰子高謀反方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曰山陵始

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若收之恐不  
時受首或能爲人患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間圖之  
一壯士之力耳項深然之仲舉旣廢歸私第心不自安  
子郁尚世祖妹信義長公主除南康內史未之官子高  
亦自危求出爲衡廣諸鎮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  
高謀會前上虞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項在尚  
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平旦仲舉子高入省  
皆執之并郁送廷尉下詔於獄賜死餘黨一無所問  
辛亥南豫州刺史余孝頃坐謀反誅 癸丑以東揚州  
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茂  
帝之母弟也劉師知韓子高之謀伯茂皆預之司徒項

恐翕動中外故以爲中衛專使之居禁中與帝游處

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左僕射夏四

月癸丑齊遣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來聘湘州刺史華

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

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頊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

潛引周兵又自歸於梁以其子玄嚮首爲質五月癸巳頊

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甲午齊以東平王儼

爲尚書令司徒頊遣吳明徹帥舟師二萬趣郢州丙

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

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道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

宜陽出澧陵共襲華皎并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

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  
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 辛亥周主尊其母叱  
奴氏爲皇太后 己未齊封皇弟仁機爲西河王仁約  
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直爲丹陽  
王謙爲東海王 華皎使者至長安梁王亦上書言狀  
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  
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  
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  
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管衛公直督柱國  
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 辛巳齊  
左丞相咸陽武王斛律金卒年八十金長子光爲大將



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  
子孫封侯貴顯者衆其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  
事齊二世貴寵無比自肅宗以來禮敬尤重每朝見常  
聽乘步挽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嘗謂  
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女若  
有寵爲諸貴所嫉無寵爲天子所憎我家直以勲勞致  
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壬午齊以東平王儼錄尚書事  
以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婁定遠爲左僕射中書監  
徐之才爲右僕射定遠昭之子也 秋七月戊申立皇  
子至澤爲太子 八月齊以任城王湝爲太師馮翊王  
潤爲大司馬段韶爲左丞相賀拔仁爲右丞相侯莫陳

相爲太宰婁叡爲太傅斛律光爲太保韓祖念爲大將  
軍趙郡王叡爲太尉東平王儼爲司徒儼有寵於上皇  
及胡后時兼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魏  
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皆遥駐車去牛頓  
輒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遲違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  
鄴以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命一遵舊制儼初從  
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官屬中丞威儀司  
徒鹵簿莫不畢從上皇與胡后張幕於華林園東門外  
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  
碎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以爲善更敕駐車勞問良  
父觀者傾鄴城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視事諸父皆拜

之上皇或時如并州儼恒居守每送行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器玩服飾皆與齊主同所須悉官給嘗於南宮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竟無自是齊主或先得新竒屬官及工人必獲罪儼性剛決嘗言於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 華皎遣使誘章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程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頊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

萬會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  
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元定以步騎數千  
圍郢州皎軍于白螺與吳明徹等相持徐度楊天通由  
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  
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于沌口量明徹募軍  
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  
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于  
中流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  
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  
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  
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

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就度度執之盡俘其衆  
并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  
人並伏誅唯以岳陽太守章昭裕昭達之弟杜陽太守  
曹宣高祖舊臣衡陽內史汝陰任忠嘗有密啓皆宥之  
吳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  
殷亮梁主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旣交惡  
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并遷城於羊  
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礮會大雨  
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  
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  
日乃擒之丁巳齊上皇如晉陽山東水飢僵尸滿道

冬十月甲申帝享太廟 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丙午齊大赦 癸丑周許穆公宇文貴自突厥還卒  
于張掖 齊上皇還鄴 十二月周晉公護母卒詔起  
令視事 齊祕書監祖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  
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  
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  
之珽因陳文遙士開彥深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  
皇曰爾乃誹謗我珽曰臣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上皇  
曰我以其飢饉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振給乃買入  
後宮乎上皇益怒以刀鐶築其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  
珽呼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得少寬珽曰

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上皇又怒曰爾自比范增以我  
爲項羽邪珽曰項羽布衣帥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  
陛下藉父兄之資纔得至此臣以爲項羽未易可輕上  
皇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乃鞭二百配甲坊  
尋徙光州敕令牢掌別駕張奉福曰牢者地牢也乃置  
地牢中桎梏不離身夜以蕪菁子爲燭眼爲所熏由是  
失明 齊七兵尚書畢義雲爲治酷忍非人理所及於  
家尤甚夜爲盜所殺遺其刀驗之其子善昭所佩刀也  
有司執善昭誅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辛丑周主祀南郊 癸亥齊主使兼散騎常侍鄭大

護來聘 湘東忠肅公徐度卒 二月丁卯周主如武  
功 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齊人以昏留陳公純  
等數年不返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  
爲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  
至長安周主行親迎之禮甲辰周大赦 乙巳齊以東  
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  
顯秀爲司空廣陵王孝珩爲尚書令 戊午周燕文公  
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  
三騎朝廷有大事多與謹謀之謹盡忠補益於功臣中  
特被親信禮遇隆重始終無間教訓諸子務存靜退而  
子孫蕃衍率皆顯達 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引水灌



之梁主出頓紀南以避之周總管田弘從梁主副總管  
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梁將  
馬武吉徹擊明徹敗之明徹退保公安梁主乃得還

夏四月辛巳周以達奚武爲太傅尉遲迥爲太保齊公  
憲爲大司馬 齊上皇如晉陽 齊尚書左僕射徐之

才善醫上皇有疾之才療之旣愈中書監和士開欲得  
次遷乃出之才爲兗州刺史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  
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長仁太上皇后之兄  
也 庚戌周主享太廟庚申如醴泉宮 壬戌齊上皇

還鄴

秋七月壬寅周隋桓公楊忠卒子堅襲爵堅爲

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晉公護欲引以爲腹心堅以白